

■ 传 承

瓷花深处

□ 郑那君

德化的春天总带着三分瓷土气,那是从戴云山深处苏醒的古老记忆。这记忆在窑火中淬炼千年,化作瓷花绽放时的清响,在时光深处轻轻叩击。

于“瓷花仙子”郑燕婷而言,瓷花像是生命与时间的无声对话,它记得山间的晨露,记得水畦的春声,记得窑火中的每一次蜕变与重生。那些瓷泥在高温中凝固绽放,是她用指尖写就的时光诗篇,是她生命里对永恒最执着的守望。当我的手指轻轻抚过博古架上的白瓷牡丹时,我惊讶地发现,花瓣薄得能透出血管的淡青色。

燕婷告诉我,一朵花要做到薄透逼真,得揉上几十遍瓷泥……说这话时,她的手还沾着未洗净的瓷泥,细纹里嵌着月光般的白,这一瞬让我想起了史书记载的明代瓷工,以掌纹入瓷,得天然冰裂。而她手中的花朵,虽未入窑火,每一片花瓣却已开始绽放,其厚薄差异精确至毫米,既遵循瓷土收缩的物理规律,还得暗合植物生长的自然法则。

在燕婷的瓷花艺术里,牡丹占了最多。其中大体量的《国色天香》与《牡丹鼎》,是她的得意之作。花朵或恣意盛开,或含苞待放,或一枝独秀,或花团锦簇,神韵自成。无论是扎根于汉白玉大理石板上,还是绽放于庄重古朴的鼎上,牡丹花姿摇曳,枝叶婆娑,娇艳欲滴中藏着盛世的磅礴气韵。其花瓣的层次纹理,枝叶的空间动态,每一处细节都出神入化,几可乱真。最妙的是花与叶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目视久了,似乎还能听见它们的喃喃轻语……

从艺四十多载的燕婷,擅长雕、塑、捏、刻,通过指尖对瓷泥的感触,捕捉花朵绽放时气韵流转的节奏。她不仅深谙空间布局、花朵形态之道,在色彩的运用方面更是匠心独运。她说,设色如作诗,既要懂得留白,又要在恰当处点染。那些或淡或浓的釉彩,是她与瓷泥打交道多年形成的默契。更为绝妙的是,当展台上的灯光亮起时,光影流转之间制造出视觉上的动态绽放,花影绰

绰。这不仅颠覆了瓷花原本的静态叙事,更将其凝固的美推向诗意的无尽流动。

大体量的《百花争艳》,则通体未施丁点色料,百艳皆色白,却能层叠着抖擞精气神的花朵,依然让人觉得繁花似锦、葳蕤生光,盛满了整个春天的气息。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大篮子的瓷花竟然是一体成形的。那仿竹编的花篮,纹理细腻如丝,腰身似少女般婀娜。篮中花卉虽然繁多,整体上却达到了完美和谐。这和谐并非简单的堆砌与组合,而是在冲突与对立中寻得的统一与协调:繁与简、疏与密相映成趣,雍容的牡丹与清雅的菊花交织共生,还有繁密的花丛间刻意留出的细细疏朗,恰似春风穿过的缝隙,将生命的律动凝于其上。细细观察花朵,意态潇洒,生机勃发,即使是一根小小的花蕊都处理得神采飞扬。这种微观与宏观的巧妙联结,不仅令《百花争艳》更具视觉震撼效果,也让我看到了燕婷对大自然的虔诚摹写。

燕婷深谙花的形态与气韵,但其瓷花作品却又不囿于此。在她手中,瓷花既是自然的写照,亦是心灵的归宿,是她独一无二的精神庇护所。她说赏花观气,真正的瓷花不在形似而在神韵,一定要让瓷土铭记花开时的呼吸,才可做到无香蝶也来。她深信瓷土自有灵性,瓷花创作是一场灵性的叙事,一件上乘的瓷花佳作既要有外在美,更要重现泥土之于花朵的根源感。要做到这点,并非易事,不仅需要对所有花卉的生长了然于心,还需要洞察其背后隐匿的美感。

谈起瓷花的创作初衷,燕婷笑言自己如同寻梦的旅人。她自幼随父亲郑子添学习釉下青花设计,1983年9月到德化瓷厂工作,其间跟随杨剑民、苏玉峰、陈德卿、许兴评、许金盾等瓷艺家学习陶瓷雕塑。1986年,她拜景德镇陶瓷学院梁任生教授为师,后又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深造。那些年,她在泥与火的交织中摸索,在形与神的边界上徘徊,直到某一天,她听见瓷土传来的呼唤。那一刻,她发愿要做出永不凋零的花,

用瓷土定格自然界转瞬即逝的美,将脆弱的花卉凝固为永恒的审美符号。岁月流转,她手中的花朵愈发栩栩如生,她也被业界誉为“瓷花仙子”。

此刻,燕婷手持竹刀,在湿软的瓷土上反复推敲。她说这看似简单的花瓣弧度塑造,实则是对植物生命密码的破译。她还说,瓷花最初只是瓷器的点缀,像一位羞怯的配角,或在杯壶边缘上轻轻绽放,或栖息于瓶罐的肩头,或依偎于仕女的鬓边,用细碎的花语诉说着无声的故事。直到1915年,德化苏学金一枝瓷梅花横空出世,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摘得金奖,瓷花不再依附于任何器物,首次以独立的姿态出现。这不仅开创了陶瓷花卉创作的新领域,也成为陶瓷雕塑题材一次重大变革。

燕婷的婆家祖辈许友义,正是苏学金的得意门生。他创作的瓷花作品既有整株带盆的,也有不带盆的,形态各异。在时代的跌宕变迁中,燕婷不仅继承了这份匠心,更在传统中开辟了新径。她钟情于挂盘与屏风,让瓷花在平面上焕发出立体的生命。机器滚压的瓷盘平整如镜,釉色里泛着时光的涟漪;手工编织的镂空瓷盘,则似江南园林的花窗,将光影裁剪成诗;木制镂空屏风俨然成了一方移动的庭院,让盛放于上的瓷花在虚实之间翩翩起舞。当阳光穿过镂空屏风,瓷花的影子便在地上织成一幅流动的水墨画。有时,燕婷会将瓷花与手绘山水相融,让花瓣间流淌着云雾,让花枝与飞鸟共舞;偶尔,她也会让仕女佳人隐现于花间,似在诉说着一段段未了的梦境,引人遐思不断。

时代变迁在陶瓷设计中最鲜明的体现,莫过于新观念的引入。这种因社会思想而催生的审美演变,融入了更多具体的时尚元素,成为现代人生活方式的缩影。于艺术而言,时尚的内涵远不止于潮流,它既可以是传统元素的延续,也可以是设计师个人情感及理念的综合表述。若说《国色天香》《牡丹鼎》《百花争艳》及瓷花挂盘系列是燕婷在传统根基上的一种现代创新,那么她



创作的《生活》无疑是她对现代审美观念的又一次重塑。

泥片直接成型的《生活》,是燕婷参加某雕塑·泥片成型塑造艺术研修班时的作品,抽象表现主义的风格较浓,与其传统的瓷花作品有着很大的不同。它以深邃的黑色为背景,三枝灰白新荷挺于其上,叶边弯曲,或高或低,或正或侧,其不规则的形状和肆意挥洒的线条,构建出一个自由而富有张力的艺术空间。这空间叙事手法,与宋代山水画中的“留白”传统形成跨时空对话。尤其是对比鲜明的色彩,不仅避免了画面的单调与乏味,更增强了作品的层次感与立体感。燕婷巧妙地运用了微妙的纹理与光影效果,形成类似宣纸晕染的墨韵效果,使得荷叶更加立体与生

动。特别是在光线折射下产生的朦胧光晕,暗合道家“大象无形”的美学追求,充满了东方文化的独特意味。

正当我感叹燕婷用瓷土构建了另一种永恒的生命图景时,她却淡然说道,这种以土为纸、以火为墨的创作,不是简单的自然摹写,其实正是对生命本质的哲学思辨。作品《生活》更多体现了对“存在”“自由”等哲学命题的探讨。背景的大片黑色,象征着“虚无与未知”,凸显的灰白色新荷则成为“存在”的象征。

就在这一刻,我终于理解了燕婷内心深处 的哲思。诚如她在《生活》中要表达的“生得喜悦,活得顽强”一样,无论面对怎样的生活,她都微笑着把最美丽的花朵呈现给世界。

不爱着家的老戴

□ 戴婉贞

当了大半辈子的渔民,终于,老戴转行了。一开始,他既种菜又养鸡。土地是现成的,西山岙里有块荒了多年的自留地。春种萝卜,夏种番薯,再穿插播种抱子芥和花菜,老戴家的这块自留地,四季不得空闲。鸡窝搭在自留地旁的山坡上,老戴找了几块破木板挡成围墙,遮一遮,小鸡们便有了带院子的家。回娘家,问到父亲,母亲的回答总是:“在山上呢。”菜苗要灌溉除虫害,小鸡要喂食,老戴一天至少三上西山岙。岙里的地听使唤,种什么肥什么。萝卜丰收的时候,老戴特意等到周末,带着一群孙子辈的孩子到地里拔萝卜。养的20只鸡活了18只,几只母鸡天天下蛋,可讨老戴喜欢了。那段时间,全家就数老戴最忙。每逢有外

出活动,老戴就犯难:家族一年一次的外出旅游、村里组织的老年人活动……大姐知道了老戴的不痛快,劝他别养鸡了。长女的话老戴听进去了。

某天,老戴不紧不慢地对我说:“阿婉,买双运动鞋,脚上这双底太薄了。”这真是比螃蟹竖着走都稀奇。前年我给老戴买了件衬衫,他一直收着舍不得穿;去年说要给他买双运动鞋,他还冷脸拒绝——勤俭是老戴坚持了大半辈子的“事业”。

“你爸最近走路多,可费鞋了。”一旁的老妈揶揄着。原来,老戴和渔村的几位老伙伴组了个“走团”,日常晨练外,还经常到岛外“视察”。

一开始,他们去了临近的灵昆岛,老戴和

伙伴们都已逾古稀之年,可免费搭乘途经灵昆岛的151公交车。下了车后,沿着村口的小路走进灵昆,一边逛一边看,处处都新奇。老戴跟“151”混得越来越熟,儿子家搬到市区后,他时常坐151公交车到市区看望他的两个孙女。他还常坐公交车到镇上的超市买菜,那里菜价便宜,往返又不用付车费,老戴觉得太赚了。

瓯江北口大桥开通不久,他和伙伴们又乘着151公交车出发去“视察”了。北口大桥连接乐清市黄华与洞头区灵昆岛,贯通连接粤闽浙三省的甬莞高速。后来老戴跟我提起这座桥,说:“这桥造得气派,好几层呢,到乐清真的快多了。”那乐呵劲儿比当年家里建成新房还带感。

上周末回娘家,我又没见着老戴。听闻他和伙伴们搭乘S1线去瑞安的海鲜批发市场采购了。没花一分钱的免费车坐上了,物美价廉的海鲜买到了,几位老伙伴一路欢声笑语。搭上了新时代的交通工具,老戴的晚年生活忙碌并快乐着。

历史使命……

不过,江心屿码头依然活跃,每日载客去往江心孤屿,连接江与岸的寄托。江心屿谢公亭旁有一棵樟抱榕,树龄达五百年,郁郁苍苍、遒劲浑然,与这座城的交情显然更深厚久远。

成年榕枝上垂挂的气根,落地后成为支柱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与榕树相似,温州人也以扎根土地、顽强生长著称,为了生存四处闯荡,随地落根。这大概便是温州人独爱榕树的原因吧。

2024年,是我认识这棵树的又一个十年。

先前,温州的榕树大多沿着温瑞塘河生长,古人行舟靠榕树辨别方向;游子归来时,也可沿路循着荫阴回家。林斤澜在《榕》中曾写道:“少年离家,约四十年后回故乡看看,河填了,桥平了……只有榕树依旧……我是依靠榕树,找到了老屋的门台。”乡愁是最精准的定位系统,而树是归家的指示灯。

如今,温州的区域变大了,包含鹿城、瓯海、龙湾及周边县区。放眼望去,榕树的绿已处处可见。潺潺塘河水,悠悠榕树心。温州人的成长岁月总有一棵榕树陪伴,是同伴,是师者,也是过去、当下与未来的见证者……

温州写意

瓯江,我可否举杯

面对瓯江,我总想举起空酒杯
舀起一汪水,效仿李杜
与山河对饮

流水湍急,我渴望
被放逐,被淘洗,被荡涤
渴望拥抱地平线
看看那头的落日
和每天都在蜕变的太阳

渴望遇见礁石,遇见鸟乌泱泱的鱼群
渴望和眺望塔上的少女,相爱
赠她灯火,与星辰

所以,请允许我放肆
允许我以水作酒
写下心中的吟哦,和陈旧的喟叹

我与背影,渐行渐远

走进朱自清旧居陈列馆,我总有一种错觉
远方的父亲穿上了黑色的马褂
翻越月台,给我买橘子

若干年以后,我也穿上黑色的马褂
翻过月台
目送自己离开

直到,火车的鸣笛变成深夜的修辞
那声音如此辽阔
穿过他的袖口、衣领,和漏风的补丁
直到,回荡在我的身上

如今他的双鬓,早早分焕出月色
而我,也多了两个分身

那是我渐行渐远的背影

在泰顺廊桥卸下乡愁

□ 马冬生

——
水流远了,搭水的顺风车的,也走远了
而桥不走,即使给桥插上飞檐的翅膀也不走

北涧桥、溪东桥、三条桥、仙居桥……
泰顺的户籍千年不改

光阴的流水只能抹去光阴的足迹
一座座廊桥,任流水怎么使劲也仍安然不动

去过高处、见过大世面的水
路过泰顺的廊桥,都用浪花的表情点赞

二
再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看到了廊檐,就想起游子流淌的眼泪

桥拱上的廊屋,又让我想起天下母亲
大爱无言,温暖着儿女的心

谁在桥头祈祷幸福,谁在茶园唱起谣曲
每一座廊桥,撑起的都是美丽的乡愁

三
澎湃一种血液,凝结一种筋脉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最美的廊桥

越过万水千山,连接梦想
我知道我该为我的泰顺汹涌激荡什么

泰顺的时光,就是要拱起新生活的高度
奔流的河水,就是要绽开永不言败的花朵

一座座廊桥,让磅礴的歌者
看到了泰顺无尽的传说,飞翔的奇迹

美丽温州